

为你盛开蓝花楹

◎ 吴天胜

说到蓝花楹,还得从一个姑娘讲起。

初秋的一个晚上,轮我值班。那夜下雨,窗外淅淅沥沥,滴滴答答。这样的氛围,正是读《夜雨寄北》的好时候。

不知是读得入了迷,还是走了神,我似乎听到一阵轻啜声。哪儿传来的?我放下手中诗句,凝神细听。啜泣声时断时续,和着滴答雨声,柔肠百结。

是一个女声。用了好长时间,我才分辨出哭声来自后面的泰和公园。

看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这么晚了,且是雨天,她有什么伤心事?万一……

脑中涌出一万种可能,最坏的那种可能驱使我要去查个究竟。我叫上同事,循声来到公园的坡顶。

坡顶是一平台,有近百平米,装有几种健身器材,平时多有市民游玩或健身。此时的平台,除了健身器材,只有一棵大树在雨中孑立,难见其他。

借助手电光,我搜寻到树底下有一团黑影。黑影匍匐在地,见有人来,停住啜泣。

我抬起头,想看清树的叶展,期望它能挡住雨丝,却认出那是一棵蓝花楹。细密的叶子层层叠叠,墨绿似黛。细雨虽被树叶挡住,却聚成雨滴落下,打在姑娘身上。

我伸过雨伞遮住她,然后蹲身询问。姑娘欠身坐起,未正面回答,只说要一个人静静。我担心她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提醒公园里不安全,不如早点回去。

姑娘倒也通情达理,答应着起身离开了。因为披头散发,无法看清面容,从背影看,应是妙龄。

姑娘沿着公园的主路走,我和同事不远不近地跟在她身后,不时提醒她别走岔了路。十多分钟后,姑娘走到公园的出口,拐过街角消失了。我们站在出口,目送着她。同事说,姑娘身上有酒味。我说,或许她是遇上了难事?同事又说,姑娘会不会想不通?我说,不会的,她已哭过了。哭是宣泄的一种办法,只要哭出来就好了。

次日,雨过天晴,我早早来到公园,不期然又走到坡顶的平台上。那里空空如也,似乎什么也没发生。我环顾四下,欲寻姑娘可能落下的东西,哪怕是烦恼。什么也没有,可能是她自己带走了,也可能是让夜雨淋跑了,要么让山风给吹走了。

我抬起头,那棵蓝花楹正舒展着枝叶。天空被羽状的枝叶截成细碎的蓝宝石。昨晚发生的事情,它是最清楚的。或许它也想劝姑娘,但是忍住了没说,只伸展枝叶为她遮风挡雨,默默地聆听倾诉。

顺着公园的主路,我又来到出口处,发现那儿也有一棵蓝花楹,比坡顶那棵还大,一人环抱不过来。它站在出口,像哨兵,更像护卫。我拍拍树干,它不为所动。

当你留心一种事物时,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同样的事物存在。于是,我发现公园里还有不少蓝花楹,有的站在亭旁,有的守在路口,有的

立于坡角。我一时竟有些怀疑,自己来公园很多次了,以前咋没发现这些蓝花楹呢?但从此,我记住了它们,包括它们的位置。

又逢值班,已是初夏。雨后的清晨,我缓步在公园里,空气清新,台阶无尘,园中植物苍翠,润肺养眼。

公园不大,坡亦不陡,左拐两下,右弯两回,就到坡顶。坡顶视野开阔,近可观单位的办公楼,远可眺高速和高铁线路,更远处是巍峨的高梁山,朝霞正给它披上一层薄纱,似酣睡初醒。著名的国道318线像条巨龙,从山中蜿蜒而出,绕过公园,延伸向西。

平台上那棵蓝花楹已经盛开,细密的树叶像一对对天使的翅膀。开繁的蓝花楹簇拥在树梢,泛着蓝色光晕,像在眺望远方。

一路走去,那些亭边、路口和坡角的蓝花楹都已盛开。不管是哪一处位置,也不管是哪个方向,都枝繁叶茂,蓝花锦簇。

我记起了公园出口处那棵蓝花楹,快步走向它。远远地,就望见一片蓝色,散发着低调的蓝色光晕,让浮躁的人们一见安心。

那时,天空白云浮游,蓝天如宝石般辉映着蓝花楹。蓝花楹张开翅膀,托举着簇簇喇叭样的花朵,正哼着蓝色小调呢。

忽然,我想起去年秋天的那个姑娘,她就是从这个出口走上公路,拐过街角的。她应该记得,这棵蓝花楹也应该记得。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

赋予“风雨”中独行的勇气

——从“挑担女孩”现象看当下的个体培育危机

◎ 张庆山 张云平

高考结束后,一个女孩独自挑着行李返乡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引发共鸣,被赞为“独立精神的觉醒”。这一现象折射的社会心理值得深思:当“自我担当”成为稀缺品质时,我们究竟在为何种价值缺位而焦虑?从社会学视角看,这种集体“破防”,实则是现代性进程中代际抚养模式将“保护本能”异化为“过度监护”。

生存实践的变异:从“泥泞教育”到“温室驯化”。回溯七十年前的乡村图景,不足七岁的孩童,雨天徒步十几里求学,摔进泥田后穿着湿衣上课,归家时因弄脏唯一衣衫遭父母责打。这种今人眼中的“严苛”,实则契合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伦理——家庭对子女的“惩戒”本质是生存技能的传递仪式(费孝通语)。泥泞中的跌倒与爬起,构成了个体嵌入现实世界的原初教育。

反观当下,初中生仍需家长接送已成常

态。这种代际互动模式的转变,是工业化文明对生存逻辑的重构:城市化将生活空间压缩为标准化的“安全单元”,父母的保护行为逐渐脱离“生存必需”,异化为对风险的零容忍,本质是剥夺个体与世界直接对话的权利。据调查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中68%的初中生,从未独自完成超过3公里的通勤。此类“监护过剩”,正批量制造“生活技能失能者”。

他者的镜鉴:从“责任赋予”到“主体确立”。在德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须引导子女“逐步获得生活自理能力”。过度保护实则是将子女视为“待塑客体”,而非具自主意志的主体。个体若被剥夺“自我造就”之权,其存在便沦为他人意志的附庸。心理学研究也表明,过度保护型家庭子女,成年后的决策焦虑指数,比普通家庭高出47%。

代际悖论:当“工具理性”侵蚀生命教育。从农耕文明到消费社会,抚养逻辑的变

迁映射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传统社会“泥泞中成长”的粗放式养育,本质是对“生存汰选机制”的顺应;而现代家庭的精细化监护,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延伸——父母视子女为高投入产出的“教育资本”,却忽略了“教育即生活”的本质。

“养儿防老”的传统伦理演变为“不能输在起跑线”的功利主义,代际关系正失去源于共同劳动与生存实践的生命联结。

照片中女孩挑起的不仅是行李,更是“生存主体性”。社会为其“独立行为”集体欢呼之时,更需警惕其背后的集体焦虑——它暴露的不仅是家庭教育的偏差,更是整个现代文明在“技术保护”与“生命锤炼”间的价值失衡。个体的精神脊梁,非温室所能培育,唯在与世界的真实摩擦中方能锻造。真正的爱,是赋予生命风雨中独立行走的勇气,而非以保护罩编织永不落地的“温室神话”。

登指拇山 (外一首)

◎ 李 猜

山路不止十八弯
人间不止十八难
指拇山跟我骨折后的手指
一样陡峭
一样成了彼此的山

你有你的蜿蜒曲折
我有我的高不可攀
恨自己,还那般有棱有角
才会被这尖锐的世界
撞得伤痕累累

也曾深陷沼泽
所见都是淤泥
便不约而同藏起我们
共同的裂痕,与脆弱
在断裂处生根发芽

我去过山顶
见过风景
就与指拇山勾勾手
忍住了一生中
十指连心的痛

好大一棵树

千年银杏撑起南川那片天
南川那样蓝,秋叶落尽
枝头结满白云

我年轻的闺蜜在银杏树下
为我写起小说
文笔如此老练

现实中缺失的爱人
与我邂逅在小说里
有着千年银杏庇护下的美好

闺蜜说,她不想让我
再吃爱情的苦了
我仰望大树,望不到天

那是好大一棵树啊
历经千年,修炼出我们的友谊
和小说里才有的
——完美结局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青草坪

◎ 影 子

在大巴山脊这个高度
树都退居山下。这个高度
主要是草的天下。他们抱团生长
抱团抵御高寒。用极目的繁盛
占领群山之巅。从初秋开始沉睡
直接睡到衰草连天
直接睡过白雪皑皑
直到来年暮春才集体醒来
时光在这里慢下来
这里,拒绝急躁
拒绝言不由衷

圆润,饱满,不再陡峭
干净,安静,不再喧嚣
每一个草丛都适合住进去
里面有母亲子宫般的温柔与温暖
来自远古的小花就开在身边
微风从隔壁县的山头吹来
小草略施幽香,举着山峰的旗帜
用云朵般的绵软
迎接时光醒来

不用担心“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可以唱“弹起你的冬不拉”
跳起他的锅庄舞
可以轻抚微风,手托白云
猛然发现,李白输给了夜晚
使友输给了白天

蒲公英学会了一茬接一茬地开
小柴胡学会了迟迟冒出来
黄金竹学会了抱团御风
海棠学会了把身子放矮
我学会了俯首
面对人间

(作者单位:重庆市城口县纪委监委)

麦香时节的记忆

◎ 陈 奕

丰收与播种的夏收时节,我坐在窗前回忆过往,麦香里的岁月,在键盘的敲击声中重现。

立夏过了,小麦收获的季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中学,家里较好的土块都种上了小麦。成熟的小麦黄灿灿的,齐刷刷的麦穗挺拔向上,像站立的士兵等待检阅。正如白居易笔下《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场景。

一天早上,我还揉着睡眼,父亲便发话:“小林娃,走!跟老汉去割麦子。”我拿着镰刀,跟父亲来到麦地。我与父亲,一人割几行,镰刀划过麦秆的沙沙声此起彼伏,齐人高的麦子,一会儿就放倒一大片。太阳高照,汗水湿透了衣衫,成熟小麦的麦芒沾在我汗湿的手上、脸上,麦茬扎在脚上的口子刺痛难忍。休息时,父亲用带来

的篾条捆了四捆,我学着父亲,将挑麦捆的竹竿插入麦捆中,用一只肩膀扛起,立高,压低另一端,又用力一斜插,稳稳地把两捆小麦担在肩膀上,一晃一晃跟着父亲把麦子担回家。

“幺儿幺儿,快放下,去歇着,妈来晒。”母亲看我汗流浹背,心疼地说。母亲将四捆麦子依次打开,将麦穗相对放于晒坝后,用连盖翻打麦子,收成好的年月,家里能打出五六百斤小麦。割麦,用连盖打麦子,风车吹去麦壳,到晒干装仓的过程都是非常艰难的。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粒粒皆辛苦。

最期待的是周五放学回家,母亲对我说:“晚上吃扯麦耙,我们去推点麦粉。”推麦粉,就是推磨,一人手扶磨担杆,用力推动石磨,一人用勺子将适量麦子放入磨眼。推好麦粉,揉好麦耙,我往柴灶添麦秆,母亲放上一铲猪油,热锅里滋滋作响,倒入切好的酱菜,油香菜香扑鼻而来,掺上两瓢井水,盖上锅盖。汤开了,母亲手指蘸水,捏起面团在钵瓢上一捻一拉,麦耙便如云絮般一块一块地滑入锅中,白雾腾起的刹那,柴灶的火光映亮着母亲眼角的皱纹。麦耙

好了,母亲一碗一碗地端上桌。酱菜的酱香、小麦的清香,融入适口的汤香,太好吃了,我连吃三碗,还嘬着嘴巴回味无穷。

那是儿时的味道,是童年的美味,久久怀念。如今在城里生活,自驾出行,生活有保障,患病有医保,大家庭也其乐融融。当然,如今的农村也丰衣足食,公路四通八达,水电气通,家家有小汽车,户户有楼房,有的还修起了小洋楼,院前有小花园。乡镇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打谷机、磨面机、豆浆机、收割机应运而生,现在农村吃豆花、吃麦耙,早已经不用石磨推了。

又是一年麦黄时,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仿佛还能听见镰刀沙沙的声响,看见灶膛里跃动的火光。那一碗麦耙的清香,从记忆深处泛起。我仍会想起父亲弯腰割麦的背影、母亲灶前扯麦耙的巧手。

麦香时节的记忆,是岁月无法抹去的深植于土地的温情……

(作者单位: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人民政府)